



1	4
1555	
139	

139
1807



門 14
號 1555
卷 139



東坡志林第五

某字少暘太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誅汪
囊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寄其家
匪處後事甚悉死生之變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
今在其外孫枯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為作哀
辭具著本末少暘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
死視之家廟同時上書被行遣者歐陽徹撫州人高
宗臨朝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
贈承事郎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往

東坡志林卷五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購本
四月十日

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
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詔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諫
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卹
之典至矣少陽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徹字德明
靖康初敵犯闕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
歸不報死時年三姚本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
入金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亭序絲竹筦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
以畫舫之舟南豐曾子固亦以為疑

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為多以多為少唯唐陸
翁公得遷文體蘇子容魏公云

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
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

中山府有夕陽樓輝出疆日騎馬自樓下過在城之隅
規制甚小然鄭州亦有夕陽樓臨安潁州漢州皆有
西湖建康有賞心亭揚州亦有賞心亭名雖同而顯
晦異嘗記小詞夕陽樓下望長安凭欄或改為凭
欄干望長安謂中山夕陽樓也沈存中云章華臺乾

路亦有數處

西憲臣霍漢英奏欲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並一例除毀詔從之時崇寧三年也明年臣僚論列司農卿王詔元祐中知滁州諸事姦臣蘇軾求軾書歐陽脩所撰醉翁亭記重刻於石仍多取墨本爲之贖遺費用公使錢詔坐罪漢英遺臭萬世臣僚亦應同科政和閔潭州倅畢漸亦請碎元祐中諸路所刊碑從之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餘枚張滋墨

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斤

蔡京庫中黠檢蜂見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黃雀鮓自地積至棟者滿三楹他物稱是童貫既敗籍沒家貲得劑成理中圓幾千斤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今

古所紀一律

東湖徐師川俯紹興初繇諫垣遷翰苑贊幾命輝乾道丁亥在上饒從公季子珪游因叩家集云詩已板行他無存者久而得奏議於殘編斷簡中猥并錯亂不可讀乃爲整綴成十卷附以雜文一卷寫以歸之公

清江雜記卷三
視山谷爲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贊見甚稱淵
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
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及觀序
脩水集造車合轍之語則知持此論舊矣

東坡南遷度嶺次於林麓閒遇二道人見坡卽深入不
出坡謂押送使臣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既入見茅
屋數間二道人在焉意象甚蕭洒顧使臣此何人對
以蘇學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學士始以文
章得終以文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解能榮

辱富貴從來有盛衰坡曰何處山林閒無有道之士
乎輝頃得詩話一編目曰漢臯王季羔端姚本有朝字嘗
借去親爲是正亦言不知何人作前說漢臯所書也
一小說云漢臯張姓不得其名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妓侑觴羣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
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
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後句未續移時
乃以卻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足之獎飾
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予美詩中黃

四娘

使金者冬月耳白卽凍墮急以衣袖摩之令熱以手摩卽觸破輝出疆時以二月且過淮雖辦綿裘之屬俱置不用亦嘗用紗爲眼衣障塵反致閉悶亦除去然馬上望太行山猶有積雪同途官屬有至黃龍者全燕山以北苦寒耳凍宐然凡凍欲死者未可卽與熱物待其少定漸漸蘇醒蓋恐冷熱相激

雪州朱魯公丞相著秀水閒居錄一編之內於南渡諸公行事貶殆無全人其公論耶私意耶必有能辨之者

自昔名賢嚴於輩行尤篤通家之好子弟見父執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禮呼以排行或稱小字書問以從表兄叔自處嘗記秦楚材內翰守宣城一族叔見於公廳稠人中敘至次乃舉小字以審之今則拜禮施於顯宦則有佞貴之嫌爲父執者亦恐憑籍而爲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

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八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日以愚觀之丈人不若莫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自稱為劣丈未之前聞

典家塾

商刻
典蒙

難其人嚴則利於子弟而不能久狎則利

於已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踈踏欲退鉅公覺之置酒汎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張無垢子韶云某見人家子弟醇謹及俊敏者愛之不啻如常

人之愛寶唯恐其埋沒及傷損之必欲使之在尊貴

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點欺

商刻
息

心其鄙下

刻薄亦為勸戒太息而感誘之此平生所樂為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為隆殺亦可笑矣渾然忠厚之氣可敬而仰之或謂童稚發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為之主亦豈宜闊略世故謂初學記為終身記蓋亦此意

韓蘄王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借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

登岸寺僧叵測疑為鬼物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
適所歷處皆鼃鼃窟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貴後果
建節

斬王每與官軍飲用巨觥無算不設果肴王權一日竊
懷一蘿蔔斬王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饒俾趨前
以手按其額痛不可忍隨成痕腫既乃復與之飲二
說得於權之子處智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言有少事煩
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

旬申言之張辭以居閒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
薦者秦曰教郡王薦翰林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張
逼不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隸韓王軍紹
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尚從容循王再三趣巨璫輩乞
早早歸內姚本云乞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
曰臣下豈不願萬歲款畱私第為榮但幸秦太師府
時未晡即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二說得於循王
之姪子安

子弟隨侍父兄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

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仕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訾相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訶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聞於外及今趨趨客次庭揖而陞回視照壁後竊窺者卽前日之我也季才元大臨元祐閒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爲二雉鬪山谷閒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械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異矣夫識其異其誰嗣之

似病原非病求閒方得閒殘僧六七輩敗屋兩三閒野外無供給城中斷往還同行木上座相與住茶山乃曾吉甫侍郎詩茶山上饒名刹也輝在上饒三四年日從寓士遊徧歷溪山奇勝廖明略徐師川呂居仁鄭顧道曾宏甫諸公風流未遠邦人類能道之輝嘗欲哀集賦咏爲一編目爲玉溪唱酬以侈一時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

右以絢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繇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昵愛恨無自以致其上僭冒辭朝命乎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閒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請再娶乃以嬖妾出之於外而託言仕族女事聞重黜之得不有愧於鄭光乎

輝出疆時見燕中所用定器色瑩淨可愛近年所用乃宿泗近處所出非真也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閒窯變色紅如朱砂謂熒惑躔度臨照而然物反常爲妖窯戶亟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欉年八

十餘居於饒得數種出以相似云比之定州紅器色尤鮮明越上祕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祕色又嘗見北客言耀州黃浦鎮燒瓷名耀器白者爲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窯一有破碎卽棄於河一夕化爲泥又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爲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艱得

紹興辛巳冬敵馬飲淮輝在建康城中南北旣交兵捷音日馳後生輩喜躍獨老成人有憂色言頃歲擾攘三鎮失守何嘗不日報捷於外路一日傳金酋有來

日早炊玉麟堂之語聞者震駭且日見俘獲係路氣象不佳未晴坊巷皆執兵扞衛如是者一月未幾遂有鳴鏑之變爲敵人戒天意也孔常甫武仲云石氏時胡王死其母囚後又助北漢拒周諸部力諫而遼主強之燕王述軌因衆心弑其主而自立于紀妄動其軫如此與完顏亮之事同

李寶海道與金人戰見其舟皆以紬纈爲帆舒張如錦繡未須臾噴濤怒浪捲聚一隅此以火箭還射之箭之所及煙焰隨發既敗 是以前遣使錫賚甚渥賞

功建節御書忠勇李重耳字於金纏幹旗上以寵之方務德侍郎受知於張全真參政後每經毘陵必至報恩院張之祠堂祭奠修門生之敬祝文具在洪慶善嘗入梁企道閣學幕府後守番陽企道夫人尙在歲時亦以大狀稱門生以展賀士夫併爲美談張文節知白在桑贊幕下桑識其必貴祥符中文節爲京西漕桑已死葬濟州云乞每遇寒食至桑墓拜掃詔可之狄武襄青受范忠獻之知每至范氏必拜於家廟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事其子弟狄乃武將能

知義不忘恩。書也先人。前輩聞知已訃音必設

位以哭。東坡詩白酒真到。紅裙已放鄭謂有香泉

一壺為樂全先生服下作樂。後漢董翊舉孝廉為須昌令聞舉將喪解官歸

唐杜審言為崔融所引融死杜為融服總麻裴任與鄭餘慶友善任卒鄭為行服見孔常父雜記

洪君守番江。姚本云洪守番江日先人為郡幕時祖母畱鄉里洪

每值正至必以書送壽酒外題狀上太夫人凡僚屬

有親者皆然先人既以書謝翌日再展狀謝此等禮

數度前哲常行之特今為創見

向見蘇後湖之子扶孺古畫羅漢十有六八關出以相

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日

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攜畫謁之求題尊者名號時

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十六僧來。姚本求

挂塔命灑掃新浴室陳焉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

言家有瑪瑙孟用以日飯一尊者一失具飯太夫人

夜必夢求齋其靈異如此嘗與友生葛慶長力贊其

藏去以俟識者後聞歸京尹趙渭師矣繼聞趙復有

所獻慶長恐此畫不再覲也乃約韓體作羅漢畫記

輝在上饒玉山見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世傳有三

本獨此為真輝不識畫未敢為然貫休初畫古羅漢
止十五尊或以為問乃以已貌足

姚本
取之

米元暉善畫能以古為今蓋妙於薰染縑素先人在丹
徒米嘗以自畫寒林見予為好事者袖去先人復得
元暉少年所作楚山清曉圖嘗上於御府今猶可想
像為之病懶未暇也

案元暉商刻
俱作元章

元章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暉借畱數
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真本元暉
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

則無也江南徐諤得畫牛畫齧草欄外夜則歸臥欄
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
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
方諸蚌脂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
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
水磨色染物則畫顯而夜晦牧童影豈亦類此而祕
其說

老米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搨搨竟併與真贋
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為多

東坡二王帖跋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
智因借以譏之舊傳老米在儀真於中貴人舟中見
王右軍帖求以他畫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據舷欲
赴水其人大驚亟界之好奇喜異雖性命有所不計
人皆傳以爲笑

會祖殿撰與元章交契無閒凡有書畫隨其好卽與之
一日元章言得一硯非世閒物殆天地祕藏待我而
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贗居半特善誇
耳得見乎元章起取於笥會祖亦隨起索巾滌手者

再若欲敬觀狀元章顧而喜硯出會祖稱賞不已且
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
點磨硯元章變色而言曰公何先蒸而後倨硯汗矣
不可用爲公贈初以其好潔欲資戲笑繼歸之竟
不納陳通亂後借古大悲雷琴莫知木老嘗有
題跋云侍講仁熟攜顧陸真蹟保大琴會於米老菴
卽此畫并女孝經是也會祖字仁熟時守京口唾硯
事吳虎臣漫錄誤書爲東坡

會祖視王荆公爲中表旣干撰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

書之凡書二本擇一以入石號周氏世德碑真於杭州西湖上文并書名二絕紹興初二人尹京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祖元仲與之素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祖曰脫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毀乎尹謝焉不然幾不免金石之厄今在南山滿覺院零打碑而賣者無虛日

清波雜志卷第五

清波雜志卷第六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郡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復詔以書辭不奉詔曰此待詔職也蔡京政和閒以師臣之重撰明節皇后墓銘并記書與題蓋皆出於己而不知辭近方見其墨迹於士友處云得於鬻書者時歷七八十年尙存許久無採取者豈憎人憎及儲胥耶

權酤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羣飲者唯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爲民之蠹大戾於古今祭祀宴饗餽

遺非酒不行田畝種秫三之一供釀財麩蘖猶不充
用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
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爲害教龜山楊中立雖有是說
徒興歎焉曾無策以革其弊

勅比較酒務及收頭子牙契等錢號經制錢以助軍費
宣和末陳亨伯宣起請也後至紹熙五年倣此亦收
總制錢初陳經制兩浙江東屬杭州陳通亂後州縣
一切調度悉資移用乃增添糟酒及牙契等費充經
制移用商本錢至今行之陳後知中山府死於兵陳

亨伯傳書收總制錢自翁彥國始熊子復所著通略
辨其誤

元祐諸公皆有日記凡榻前奏對語及朝廷政事所歷
官簿一時人材賢否書之惟詳向於呂申公之後大
虬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雖私家交際及嬰
孩疾病治療醫藥纖悉毋遺時屬淮上用兵擾擾不
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

紹聖北郊齋宮告成卜日乘輿出觀宰執奏臣等願預
一觀翌日從駕幸北郊儀衛兵仗如金明凌晨微風

霽卽開霽進食召兩府親王入受福殿旣升殿上由東朵殿步過東西廡行自西朵殿還御座宰臣以下從行降殿召賜茶又賜香藥小團茶衛士以下皆賜花晚召宰執從官賜茶於明禋殿退升輦還內北郊齋宮卽會聖園爲之殿門與殿皆曰明禋明禋之後乃受福殿受福殿凡九間東西兩朵殿各三間又兩夾屋三間旁各有兩閣東曰司衣曰司飾西曰司寢曰司仗後有坤珍殿嬪御在焉坤珍後又有水殿池沼園圃皆臣僚所不到也其西又有觀穀殿曰登成

後又有更衣殿有便門連齋宮後一日宰執奏事因言北郊特恩宣召獲與榮觀上笑曰殿宇亦別無華飾上又云外議謂使了多少金箔也故事郊宮無屋旋施幄帟風雨不除上命繕營章惇以爲齋宮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上曰三歲一郊次舍費縑帛三十餘萬又倍之易以屋宇所省多矣且齋明以事天地而爲浮侈朕豈不知之宮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嘗有此於是臨幸引惇徧視上曰有金碧之飾乎
亨慙謝

徽宗在潛邸密使人持誕生年月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問誰使若來再三詰之乃告以實彥曰覆大王彥即今閉鋪六十日內望富貴後以隨龍官至節鉞其驗如此都人目曰賣卦商刻陳時又見郭天信者亦以術顯靖康之禍其有以炎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時識者皆知必致中華擾亂不謂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一說端邸聞相國寺陳彥明數學談祿命如神令人持生年密問之彥乃屏人告以大橫之兆且云事應在兩月後至期果驗初欲官以京秩繼乃補西班積至節鉞政和全盛時或云彥嘗以運數中微密告於上徽宗為作石記埋宣和殿下又云彥亦有兄為辟廡士前後二說不同乃併書之

東坡上元詩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挂罽毼珠星照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閒見層臺散策枕榔林林疎月鬢髻使君置酒罷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

亦歸膏騰王初寮履道象州上元詩三年白玉
翰供帖子風生起草臺墨點澄心紙三年文昌
賜近尺咫紅蓼盼御盤金幡褭宮藥晚為日南客環
堵隱烏几朝來聞擊鼓土牛出城市幽懷不自閒欲
逐春事起安得五畝園種蔬引江水二篇之詩先後
而作何語意切類如此輝在番江於初寮孫稷處得
公自監大名倉泊被遇等兩地建節帥燕遺文朱板
橋行者姚本云未如睿謨殿曲宴及賞楠律詩各百
韻鋪張太平盛事皆在焉亦嘗見立春詩墨蹟於洪

成季尙書家

初寮進曲宴詩序云臣比蒙聖恩召赴禁殿曲宴其日
垂拱奏事退俟於睿謨外次花巾絲履進自東序促
武再拜陞卽坐席女樂數千陳於殿廷南端袍帶鮮
澤行綴嚴整酒行歌起音節清亮樂作舞入聲度閑
美俱出於禁坊法部之右於時臘雪新霽風日妍暖
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寶檻植千葉桃花陛下指示
羣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開於是皆頓首曰陛下神
聖能回造化草木實被生成之賜乃先時呈瑞以悅

清波雜志卷六
聖情日既中仄甫畢初筵有旨許登景龍樓由穆清
廡外閣道以外東望良嶽松竹蒼然南視琳宮雲烟
絢爛其北則清江長橋宛若物外都人百萬邀樂樓
下歡聲四起尤足以見太平豐盛之象羣臣頌歎久
之既夕復詔觀燈於穆清遂侍宴於平成萬炬層出
彌望不極如星挂空而光彩動搖於海雲濤波之上
戶牖屏柱茶牀燎爐皆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照
耀璀璨縱觀環造則又覩合宮蕭臺崇樓傑閣森羅
布濩羣臣心目震駭莫有能測其機緘制作之妙已

而陪從天步至會寧殿瓊鋪珠箔合沓炳煥其所陳

則虞

原注御
名音同

夏鼎商盤紀甌龍文夔首雲雷科斗真

若邃古三代之物陛下既御黼坐親取寶器酌酒臨

勸命宮嬪

商列
婢

奏細樂於前玉食嘉果南珍海錯手

自分賜載色載笑雍容無閒羣臣飲德莫不沾醉夜

分乃散歸路觀者如堵他日稱謝陛下申諭一二輔

臣俾作詩以紀而臣安中預焉臣猥以凡材蒙陛下

親擢備位政府曾未閱月有此非常之遇形容頌述

雖無詔旨猶常自效惟是鈞天帝所昔人夢寐或有

形開而悟想象莫及而臣今者身歷邃巖目擊奇勝
顧嘗以文字誤被聖獎且面命之其榮至矣後尚有
二十餘字常詞也書之以見國家閒暇湛露惠慈之
盛賞楮之序亦若是焉曾端伯得於李漢老之子曲
宴詩乃其父所作劉季高云乃王履道也會亦疑焉
以此序考之何疑之有

隆興改元夏符離之役王師入城點府庫有金一千二
百兩銀二萬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二萬五千貫米豆
共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見符離記

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有司點視方許進御寶

元閒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唃廝囉番中不識稱

朝廷但言趙家天子及東宮姚本君趙家阿舅蓋吐蕃

與唐通姻故稱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閒從于闐求大

玉表至示譯者方為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

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

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

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為

難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

底便奉上也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羅
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
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語言恐藩服
自有格式

政和三四年閒府畿汝蔡之閒所出瑪瑙尙方因多作
寶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爲
石成白骨色悉爲棄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
特紀異爾

紹興閒張扶少持繇右正言除太常卿翌日宰執奏太
常卿班高故事不除改國子祭酒時祭酒虛位亦久
前騶接呼赴監供職學前居民驚懼曰官來捕私酒
傳以爲笑元豐改官制諫議大夫換太中大夫前呵
曰大中來都人駭避曰大蟲來則知前已有此說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皋云是
爲養身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閒子弟有請教於公者
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爲修身之要
皆可銘於座右

輝僦居毗陵屋後臨河地無尺許俾僕治籬方埋柱去

浮土見成貫小錢至露四環於外僕亟手之僅得十
三餘隨縮入地僕復運鋤了無一物信知无妄之財
不容輒取十三錢寘於佛商刻室尋失所在昔洛中
第宅求售評直外復索掘屋錢蓋其下多有宿藏張
文孝右丞買宅既償其價復隨所索與之迨入宅掘
地得一石匣刻鏤甚工巧中有黃金數百兩正酬售
屋之直

曾祖侍紹聖經筵至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
時歸明人觀察使黃璘措置廣西邊事招徠大理國

進奉朝廷疑之下本路帥臣究實曾祖抗章言偽冒

忤蔡京意乃落職宮祠宣和改元事白黃璘得罪御

筆周禾旁首言其偽責命改正與理元斷月日紹興

三年宰執進呈廣西宣諭明橐奏大理國進奉及賣

馬事高宗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於

賈販進奉可勿許合賣馬可也宰臣奏異時廣西奏

大理入貢事可為鑒當日言者深指其妄黃璘以是

獲罪蓋謂是也當亦載於國史

右正言鄒公浩因言事貶謫蔡卞奏乞治浩親舊送別

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置獄諫議龔公夬云周某與方天若私論鄒浩事某以爲難天若非之遂以語蔡京京遽以聞由是某等得罪自爾附會之人肆爲攻訐立起狂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蓋某與京始善而終睽故京私欲報之龔之諫疏大略如此以是知會祖忤京大理事特其二耳故當京下用事日一斤不復而終外補云

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鶉鴿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溫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宣和閒宗室圍爐次索炭旣至訶斥左右云炭色紅今黑非是蓋嘗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爲之水至卽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捍江兵五指揮專採石增修眾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有功於民則祀之吳兒奉嘗其有替乎

又一說以竹籠石丁晉公主之易以薪土陳文惠公之

議丁黜其說徙公他官而籠石爲隄歲功不成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立文惠在滑州亦嘗築長隄以禦決河人德之號陳公隄

輝嘗過庭聞祖父奉直得於陸農卿左丞歐陽文忠公有一記事冊子親題丙午年不入蜀則入吳後見洪成季文憲公之孫言文憲嘗問邵澤民康節知數公所聞如何曰無他語臨終但云丁未歲子孫可入蜀然建炎初吳地亦不免被兵獨西蜀全盛迄今爲東南屏蔽蓋信斯言康節先天之數世可希萬一邪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忍尊章猶言舅姑也見前漢書

郎潛出張平子思玄賦尉龐眉而郎潛兮建三葉而遇武紹興閒某自郎遷卿久次以啟投秦丞相有郎久潛於省闈卿尙少於朝班之句秦雖極稱賞竟不克入從

貧人富人竝爲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貧人常愧者

富人有效之貧人無以復也以此論之自昔交際之禮亦貴夫往返見王充論衡

林文節子中以啟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後草坡謫惠州告詞云敕具位軾元豐閒有司奏軾罪惡甚眾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為已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

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

面目以至交通閭寺矜詭

商刻澤

倖恩市井不為措紳

其恥尚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某指斥宗廟罪

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

商刻一

死鼠之遠

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眾自絕君親又將奚憖係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極於醜詆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謂林同在館年且長除不當先林乃繼除記注又為杭州交承有三帖論開湖賑荒浙東倉司石刻在焉

顯仁上仙遣使告哀北境并致遺畱禮物金器二千兩
銀器二萬兩銀絲合十面各實以玻璃玉器香藥青
紅撚金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感栗二管玉簫一楷
象牙拍板一串象牙笙一楷縷金琵琶一副縷金龜
筒嵇琴一副象牙二十株時宗樞持節以往次燕之
二日中貴人至館密餉金瀾酒二樽銀魚牛魚各一
盤尊盤皆金瑤器併令畱之伴使致詞竦賀館人以
手加額上謂前此未有爲特禮也

宣和五年既從

商刻

金人乞盟之請明年遣祕書省校

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金酋生辰竣事而旋常
驢外別贈使介各一玉錢金主卽宴坐起離席躬奉
之左右傳觀皆驚愕太息錢之製如今之大者其文
皆番書不可識不知爲何禮重如此時金已萌寒盟
開兵端豈虞我或覘其國故外示厚禮俾叵測歟錢
今藏衛氏

監司郡守歲薦所部吏關陞磨勘朝廷視爲常式第付
銓曹施行初不加省間有特薦者未卽召對及有陞
擢則降審察之命所謂審察者審其人才察其行誼

施於其職可也若山林隱遯之士當路或以名聞其
冒昧而來待人進退乎紹興三年徐東湖以遺逸
薦蘇後湖詔俾赴中書審察蘇力辭乃得請蘇既辭
審察之命乃降以禮遣赴行在引見上殿指揮卒辭
之

後湖公隱居求志高蹈一世紹興初屢徵不起僕輩見
使者沓至竊相語曰官中須要秀才正身出頭

強淵明帥長安求辭蔡京京曰公至彼且喫冷茶蓋謂
長安籍妓步武小行遲所度茶必冷也初不曉所以

後叩習彼風物者方知之又文勛除福建漕陞對翌
日上問輔臣記得有藝蓋記其工篆學也章中國對
云會舞旋上遽云如此豈可使一路遂罷冷茶舞旋
皆非國論所宜及頃得一小說書王黼奉敕撰明節
和文貴妃墓志云妃齒瑩潔如水晶綠嘗餌絳丹而
然又云六宮稱之曰韻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爲韻
輝會以此說叩於宣和故老荅曰雖當時語言文字
閒或失持擇恐不應直致是褻黷然韻字蓋亦有說
宣和閒衣著曰韻纈果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

師成爲鄆邸倡爲此識時趙野春帖子亦有複道密通蕃衍宅諸王誰似鄆王賢亦迎合之意也

止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而畱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

已脫籠矣呂滎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於作

僞且疏拙露見

商刻出

爲可笑司馬溫公自在臺閣時

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也脫籠亦爲京都虛詐閃賺之諺語

宜相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

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

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塗之遠巴至

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鋤澆焦燒四時之戲掘

以鋤水以澆旣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良岳任百姓

取花木以充薪亦其嘔也

蔡京罷政賜鄰地以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

園中顧焦德曰西園與東園景致如何德曰太師公

相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

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也語聞抵罪或云一伶

人何敢面詆公相之非特同輩以飛語嫁其禍云
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
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黃
自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
今士夫當郊該蔭 於其子者有之

清波雜志卷第六

清波雜志卷第七

王荆公當國值生日差其子雱押送禮物雱言例有書
送物閣門繳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乃許收下劄子
謝恩緣父子同財理無餽遺取旨謝恩一皆作僞竊
恐君臣父子之際爲禮不宐如此乞自今應差子孫
弟姪押賜竝不用此例從之至當之論後皆遵行頃
見老先生言此出荆公意奏檢亦公筆特假雱名爾
雱字元澤大觀元年詔賜使相以上生日器幣故事
止差親戚殊失寵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元澤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
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其後王韶開
熙河蓋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萌於熙寧開邊
書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慨哉

蜀先主傳載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之語裴松之注
按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
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後呼丈人為外舅其本此乎然
漢匈奴傳書且鞮單于云漢天子我丈人行若曰此
語止為尊老言非專指妻之父則可若謂古無丈人

之名後學竊有疑焉

泰山亦有丈人峯故俗於婦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
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為造物者無乃太不均
乎履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寶有獲金燎鑪者以尙方物
人閒不敢畱復歸官府揚州倉卒南渡揚子江中遺
棄物尤多後鎮江漁戶於西津沙際有得一囊北珠
者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嶽廟穿土得一玉杵白以
獻亦五代亂離時之物金玉沒於地中蓋亦有時而

復出

樸橄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韓以一絕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橄單父人嘗宦於政宣閒或云陳君向也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爲汝子孫故其後繁盛今雖湮微猶應出兩府曹泳景游嘗語此兩府其自期耶輝家遠

祖國初知江州屬曹翰屠城之初遺骸徧野乃對廬山作萬人家仍自爲記德既及於枯骨或謂後嗣當有陰報有相先墓者言亦當出神仙高叔祖諱恪字執禮第四十五治易甚精早魁鄉薦一旦舍去傳道於徐神翁自稱赤局先生靈異不可具述鄉人敬之但曰周先生家繪其像神翁書贊云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可取宣和詔不起錫守靜處士之號羣從記其事跡甚詳茲不具載寇犯淮甸亦知守靜名不犯其室建炎未尸解去其隸仲大亦得道

清湖雜志卷一
有一皮篋無底取錢常不竭後隨先生羽化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爲名
長安城東出南頭名羈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
見三輔黃圖范曄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
水見戰國策邯鄲屬磁州邯山名邯盡也言邯山至
此而盡以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邯見寰宇記金城郡
一曰築城得金一曰取其堅固一曰以郡在京之西
金西方之行望都謂登堯山見都酒泉謂泉如酒竝
見地里志此數條皆因人有間檢示之非特出也

正五之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爲藩鎮
開府犒勞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此
三月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日爲齋素月耶不經之
甚御筆除擢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
曰歷日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真黃道也

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郡
恃以借兌先人任信幕後守不償前欠一旦漏底官
吏竝送鄰州勘鞠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撥還科公罪
管不理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改秩爲銓曹

留難

商刻禁

索象輝至朝廷時宗衮益國公參大政從

容見語近見先丈常平伏辨既不會僉書何亦被鞠

輝因言州郡刑獄免濫有司以被朝命雖知不會著

字蓋亦行三問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而

思之先人尚

商刻尚

無志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

矣自昔初除執政例薦所知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

得政首以先人名聞乃自臨安筦庫除江東漕司幹

官見次一任屢更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

選調

焯嘗於鄭暘叔霽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為

五路墨寶鄭既錄碑之全文刊泐者缺焉且附已說

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閒有辨正類為數巨帙考證

良備悉上祕府其副因借畱數月歸之第錄其目并

其說前後亦得其漢刻十數種旋為親黨沈虞卿取

去鄭乃同州死事驤之子紹興閒嘗歷四川監司其

子忱德云在蜀日李公仁甫久相從於墨寶訂正有

助焉且出數小紙細書皆李訂正之語前

姚本無前字漢

碑固多晉碑亦絕少蓋晉制三品方許立碑

會大父喜蓄古刻承平時蓋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祕惜
兵火後散失一無遺者劉季高侍郎嘗語先人頃年
蒙嘉其好古輟贈甚多皆秦漢閒物在今日爲難得
語次亦嘗詢其名件歲久復忘之

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閒碑
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
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句有脫誤近得一碑
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
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左平公

好尙之篤也一笑而散

唐裴行儉破外國得瑪瑙盤廣三尺出以示諸將士爲
軍吏捧盤升階跌而碎之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
爾非故爲何罪國朝韓魏公得二玉杯玉盤觴客次
籍以錦寘於案爲執事者觸案碎於地非但一時略
不變色竟無追惜之意與夫呂文靖俾小姬擎寶器
入書室故戒及門若足踣而仆試諸子度量古今之
事若合符節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多實字少皆

批諭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物
有之欲致而爲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爲
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爲我用大抵論文以意
爲主今視坡集誠然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葢屋七十後不
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
公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

從叔其父守吉陽到官書報此行再涉鯨波去死一閒
抵郡止茅茨散處數十家境內止三百八戶

姚本三百戶

無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區黎洞貿易頃刻卽散僚屬
一二皆土著攝官不可與語左右使令輩莫非貸命
黥卒治稍嚴則爲變不測地炎熱上元已衣紗果實
多不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異花此外色色無
之東坡言昌化不類人境以吉陽視之猶爲內郡不
但飲食不具藥石無有也又書云一日出郊見橫巨
木於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從者不肖言再
三詰之方言前政某歿於此屬無周身之具用此殮
殯或叩有巨木何無板笞以素無鋸匠後知因此感

動得疾丐歸行至瓊筦竟殂三女繼亡諸喪皆寄湖
廣不得歸備書之爲行險遠宦者之戒南海錄言南
人送死者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大木若小舟
以爲曰土人名春塘死者多殮於春塘中以葬士夫
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殮手足形骸誠
重不幸也

唐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母楊氏巢刺王妃也有寵於
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鄭公諫曰陛下方比德
唐虞柰何以辰羸爲累雖從諫而止跡可掩乎不能

正之於始其後高宗之於武后明皇之於楊妃顧傳
家法不以爲惡若魏鄭公之敢諫孰能繼之

舅氏張必用家藏唐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筆巾裏
紅袍年祀悠遠而色不渝獨明皇像別爲一幀幅巾

跨馬左右侍衛單寡有崎嶇塗路之狀題云幸蜀圖

然僖宗亦嘗幸蜀未知孰是

蔡條鐵圍山記書徽宗嘗以小李將軍唐明皇

幸蜀圖一橫軸賜閣下臣下觀者竊謂非佳兆世所傳其摹本歟

天聖七年詔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牀榻至宣和間蔡
卞家雖臥榻亦用滴粉銷金爲飾趙忠簡公親見之

其奢儉不同如此

先人任江東漕幕與葛公謙問爲代文康公孫也魁然
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深契禪
悅後倅毘陵遇輝以通家子弟一日見語人生臘月
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著力處始意如平時舉
葛藤爾別數年公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偈
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
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
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

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遒勁其家版行超脫如此
東坡云陶淵明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
哉輝於葛亦云葛名郊

丙午己亥壬戌乙巳輝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
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致竟老窮
薄退神用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福禍不成禍所得
者壽數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輩僞傳親
知言至門出見覺非忽言奉聖旨追對公事時以永
嘉林氏爭分方輿制獄初不持引文

一作引乃隨以往

中無所慊神色泰然如常至府治門外坐於一室後知
為總已見燈二輩後知為詢叩年甲鄉貫來歷往返
者六五乃云不敢久畱再三推謝送出門蓋悟其非
也一時叵測既歸議訴於府尹趙子和尹云制院謬
誤所謂總轄使臣者亦宛轉致懇謂已科決元所遣
之吏蓋本逮永嘉周和泰錯認顏標作魯公也親舊
見曉既京尹護失執信其枉後兩日制獄事亦已復
自念與傳記所書八冥誤追放還境界無異特幽明
殊塗耳平生橫逆莫此為甚當是時廟堂禁從有知

已聞之第駭愕而已己酉終歲災屯無所不有特未
溘然又畱殘喘至今事定卻有風聲鶴唳之警雖云
氣數實使然益信老僧禍不成禍之說且為官府追
逮不審之戒

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
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
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
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一作緣為姦周祖特
詔詳定是為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人以魯公存

心尚何酷吏冤獄之爲懼

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乃紹興二十七年禮部見注籍之數時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餘年其復有所損益歟紹興閒福建大剝有申所屬謂積下度僧錢若干乞備申舉以獻助乞量給度牒三兩道蓋嘗試也時議者謂宐依所請第令具戒臘最深者三五輩以聞竝與師號以伐其謀淳熙閒執政進呈江州置駐泊軍因依趙雄奏昨已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

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閒未有江州軍耶雄奏令契勘江州軍自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爲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於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戶口不耗仍不爲民之蠹雖曰得策終以鬻爵以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

輝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乃紹聖閒李孝美所著蓋唐

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孝美重修也周秦後錢之品
樣具著於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親黨洪子予收古錢
幣數十百種自虞夏以降一無遺者每出示坐客道
所以然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郭皆重厚叩之有聲
雖王莽小錢名徑六分重一銖然亦不致輕薄豈上
古鼓鑄但求精緻初不計銅齊耶洪死嘗叩其子云
悉舉八棺矣或言其家慮為勢力者攘取故為之辭
元豐閒龐懋賢元英為主客郎嘗著文昌雜錄內一條
以不知得一順天錢鑄於何代為言書成後又言近

得於朝士王儀家有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初以
得一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輝於洪氏見二錢文皆
漢隸徑寸四分以一當通元開寶商刻開元通寶之百而李
譜復云思明銷落佛銅所鑄賊平無所用復以鑄佛
冷所餘伊洛閒甚多視錢之譜為詳以是知誠有益
於未聞好事者儻哀諸家所譜更攷近世園法沿革
萃為一帙板行於世不亦善乎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
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脩能橫生芳性和適會膺

無卹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閒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脩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尙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國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踵其後者范丞相乙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處其先者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荆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閒多用佛語東

坡訃至京師黃定及李豸皆有疏文門人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已俸於薦福禪寺脩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雖名竄責馨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匾子自此卻屬老夫矣豈名素相軋而然或傳之過

宣和奉使高麗路允迪傳墨卿爲使介其屬徐兢仿元豐中王雲所撰雞林志爲高麗圖經考稽詳備物圖其形事爲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老人在歷

陽雖得見其圖但能鈔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閒刊於
江陰郡齋者卽家閒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
後徐氏亦失元本雜林志四十卷併載國信所行遣
商刻案牘頗傷冗長時劉達吳拭並命而往是行蓋
俾面諭高麗國王顯云女真人尋常入貢本朝路由
高麗如他日彼來修貢可與同來顯云明年本國入
貢時彼國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結約茲爲禍胎
劉莘老丞相工詩送安厚卿二人使高麗云杳杳三韓
國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暴橫天子有威靈時以爲絕

唱後四句不傳

熙寧中侍禁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鼃自橫河順流而下
射殺之繼而暴卒而入冥爲鼃訴當償命殿上主者
乃韓魏公勉實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檢房簿旣
至陰府如所教以尙有壽十五年遂放還韓魏公別
錄所書其略如此魏公家傳則云右侍禁孫勉監元
城埽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鼃穴其下仍伺
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臥爲吏追去有鼃訴當往證
之旣至一宮闕守衛甚嚴吏云紫府真人宮也勉仰

清波雜志卷第七
視真人乃韓魏公也亟俯伏訴公微勞之曰汝當往
陰府證事乎勉述殺龜事公取黃誥示之謂曰龜不
與人同彼害汝婦殺之汝職也遣之使去出門遂寤
事既播揚神皇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是否皆
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說不同當以
家傳爲正又一說政和間方士王志老語公之子吏
部侍郎粹彥曰紫府真人乃陰官之貴未爲天仙又
云公亦嘗爲十華真人下侍者粹彥曰然

清波雜志卷第七

清波雜志卷第八

浯溪中興頌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刊行止
會粹已入石者曾未暇廣搜而博訪也趙明誠待制
妻易安李夫人嘗和張文潛長篇二以婦人而廁衆
作非深有思致能之乎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
柳咸陽草五坊作奉鬪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
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
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詞 靡傳置荔枝多馬死
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真陋

哉迺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入
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
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君不見驚人廢興
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說成
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天才花
苑商桑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
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峯峯頭鑿出開
元字時移勢去直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
尙能反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

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乃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
能念春薺長安作斤賣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
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卽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
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也輝嘗欲哀今
昔名人所賦廬山高明如曲中興頌用精紙爲軸句
工字畫者隨意各書一篇後誌姓名歲月常常披展
爲醒心明目之玩竟未克成是極易辦人必樂從特
坐因循耳易安父文叔元祐館職

印板文字訛舛爲常葢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

清江雜志卷八
侍郎著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
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
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
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輝考此
詩乃東坡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
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終篇皆爲子由設當是誤書
子瞻爲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
後學多矣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題小詩於治所壁閒

呢喃燕子語梁閒底事驚迴夢裏閒說與旁人應不
解杖藜攜酒看芝山時王荆公任本路憲按行見之
大加稱賞遂檄權本州教授後葉石林特著於詩話
中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後池陽刻本乃改芝山爲
前山一字不審乃失全篇之意抑見自昔右列亦可
承師儒之乏

皇祐初詔婦人所服冠高母得過七寸廣母得踰一尺
梳母得踰尺以角爲之先是宮中尙白角冠人爭效
之號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登車擔

皆側首而入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爲服妖乃禁止之
輝自孩提見婦女裝束數歲卽一變況乎數十百年
前樣製自應不同如高冠長梳猶及見之當時名大
梳裹非盛禮不用若施於今日未必不誇爲新奇但
非時所尙而不售大抵前輩治器物蓋屋宇皆務高
大後漸從狹小首飾亦然

成都富春坊羣倡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
絕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工忒肆行
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乃伊洛名德之

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詞一編皆豔語輝嘗
得其一啟乃代其弟上周彥約侍郎其略云惟曾祖
受三天子聘賢之禮數在先朝爲九老人授道之師
承繼巢由之高蹤辭夔龍之盛舉惟君子之澤未斬
而聖人之道必傳文采典重如此豈可以一時諧謔
之迹而加訾議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爲序而其父
執商刻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
之德前哲訓迪後進拳拳如此爲後進者得不服膺
而書紳賀方回柳耆卿爲文甚多皆不傳於世獨以

樂章膾炙人口大抵作文豈可不謹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議論閒殆應接不暇有善謀者選籍中豔麗詐爲驛卒婦女布裙荆釵日擁簪於庭穀一見喜之久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主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詞穀大慙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邠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爲之動徧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於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

者往僞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二事切相類一說王宮花一名陽臺柳詩首句云蜀國佳人號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

大觀二年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元正坐化竝無衣鉢闕葬送之用賜絹三百匹錢三百貫賜寂照之塔仍閒度一僧浮屠示寂寸絲不挂亦安用爾許縑帛時方崇道教詔道流敘位在僧之上元正何人而

膺此優典

頃歲兒女合盃之夕壻登高座賦詩催妝爲常禮後皆略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迨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卻扇捲簾明點燭待教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哄堂蓋壻亦不凡也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輝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共會於西園呼數輩爲侑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安國開府方兩日其人臨

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以實告況社中二客不至必畱鈴齋翌旦詢之如所料初歌者旣去坐客駱適正卽席賦詩云花隨春盡覓無痕尙續餘歡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黃昏輝嘗廢和不記也迨今一世西園賓主無一在者獨輝蒼顏華髮羈寓西湖上舊事無人可共論爲之一歎

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臥巨石上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旣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

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貴人鼎養
豐厚冥冥中自有定數貧儒豈可不安藜藿之分
王荆公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
詩百餘編託荆公選其佳者荆公乃僉出俾吏鈔錄
吏每遇長篇字多倦於筆力隨手削去荆公醇德不
疑其欺也今世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者歐陽公歸
田錄未出而序先傳神宗宣取公時致仕居穎以其
閒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又患其文太少則雜
以戲笑不急之事元本未嘗出廬陵集所載上下纔

兩卷乃進本也

近時曾公端伯亦編皇宋百家詩選去取任一己之見
雖非摭摭詆訶其閒或未厭衆論且於歐公荆公東
坡詩皆不載雖曰用唐詩選韓杜李不與編故事其
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銓擇耶呂居仁圖江西宗派
凡二十五人議者謂陳無己爲詩高古使其不死未
甘爲宗派若徐師川則固不平列在行閒韓子蒼曰
我自學古人夏均父亦聽居下列一時品第尙爾紛
紛矧隨好惡筆削篇章示已鑒裁之明豈免議論曾

江陵日叔祖為參議官親見亟欲詩選成僅得數篇即撰小序以刊行旋悟踈略欲刪去而不及吳虎臣漫錄書居仁作圖時均父歿已六年恥在下列為非輝亦見前輩云東萊自言宗派本無詮次後人妄謂有所高下且悔少年自是皆黨東萊者創此說以蓋時論非本語也

京畿轉運司奏收到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邕州等處產金寶共收到金二千四十六兩數內探到生大黃金不經烹煉者汝州產碼礪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斤五兩竝宣付史館時政和四年也又潭州益陽縣蓮荷場掘得金四塊總計一千七百八兩方崇飾祥瑞之際地不愛寶闡珍以表極治其盛如此

此

鄭穆字閔中閩士所尊四先生鄭其一也元祐初為國子祭酒久而請老太學諸生數千人狀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畱不報以待制奉祠將行公卿大夫多以詩贈之三學之士皆為詩且出祖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辭訣而去觀者歎息輝幼從合肥王公助學王與鄭中表親有一編曰歸榮乃送行詩也後未見此本

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

久則黯若有垢然髮黃而膚為垢故曰黃耆見王充
論衡而今韻略考字下亦注老人面若

崇寧三年駕幸金明池乘烏馬還內道路

驤將軍良嶽一石高四十尺名神運招功宣和五年

朱勗自平江府造巨艦載太湖大石一塊至京以千

人舁進勗被賞建節石封盤固姚作侯

方務德侍郎帥紹興赴召士人姚某以書投誠其略曰

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異立未能成家重以場屋

蹉跌遂失身於倡館馬慧歲月滋久根深蒂結生育

男女於義有不可負者兼渠孑然一身無所依倚處

性不能自立萬一有叛此盟終身廢棄存亡或未可

保不於侍郎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良他日必因此

門戶中不唯無以釋兒女之恨而某亦從此銷縮區

區欲望矜憐使魚鳶之屬川泳雲飛侍郎之德大矣

敢不下拜方書其後云姚某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

稱杯酒流連遂致於忘反露由衷之懇不愧多言遂

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成昱既徇所求奇章

之望牧之更宜自愛能從其請可見寬厚之德且引

事切當韓滉鎮潤州戎昱典屬郡暱一妓或言於韓
韓取戎不敢畱臨別作小詞曰好在春風湖上亭柳
絲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三兩聲
韓聞即歸之蓋用此事

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後以書
請教答云廬阜只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
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意而成其德方謂
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
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閒若使志於遠者大者

雖近逐游夏可也又為作求諸己齋詩見集中知和

嘗尉吳江作垂虹詩

姚本有話字

嘗語輝未有序輝言若

以所得東萊帖冠於首何用他求從之復著垂虹賦
為人稱賞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力惜年未及中病
廢而卒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
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出宮人列於殿
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翦柳枝射繡毬擊九据鞍開
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

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強
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見從游宣和殿記

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嘗臨蒞繪像以彰遺愛數十百
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真但畫衣冠題爵位姓名耳
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詩落句云爲君掃棠陰畫像
或相踵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頃王顯道守吳門
日孫仲益居毘陵以嘗牧是邦遣騎求其傳神併復
齊雲樓舊觀孫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
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爲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

妄如覲無狀公乃宥收之之語此紹興閒事也錢惟
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輒去寇準姓氏
云逆準公嘗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
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
尙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 曼卿曰
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
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
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

未舉方畱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
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大夢行當覺百年
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
日月短鹽車困騏驎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
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
誰不窳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漑
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此詩東坡爲李憲
仲作憲仲之子薦坡得梁吉老十縑百絲舉以贖之
度是詩出當多有助之者又作章默詩意益深辭益

哀今之人親喪未舉豈免求哀於時若假是名因以
爲利或廣求以侈其葬恐失脫驂之本意也

歐陽文忠公父鄭公任絳州推官日生文忠後有謝固
者居是官於治所之左葺一堂號六一唐子西賦長
篇有卽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之句或云司馬溫公
父待制公守浮光日生溫公故名取輝耀之義自昔
功施於民則祀之矧鉅公盛德功在社稷百世宗仰
者乎或云郡舊有香火之奉今守土者得不侈大祠
宇以永其傳若第以名勢所臨在仕者獻諛取媚如

紹興間黃州為時相建瑞慶堂是記謝固一為譚望子西自有兩說

先人三弟季字德紹興與輝同庚同月輝先十三日自幼從竹林遊德性敏而靜中年後文進一呼赤脚碾龍團碾茶圖絕句云獨抱遺經舌

但知兩腋清風起未識捧甌春筍寒頗有唐人風致死已十年遺橐失於收拾但宗族閒傳得一二

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親舊一一上心蓋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是雖戲語

嘗親見之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議與之齊者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敘契闊接殷勤甚歡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章疏上乃同前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國門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清波雜志卷第八

128

